



从武汉医学院到美捷登、华誉出版社， 从偶然到必然 ——我的科研与创业之路（五）

背景介绍

夏华向教授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即在中国、欧洲、澳洲、中国香港以及美国从事生物医药研究和学术活动，在幽门螺杆菌，胃癌，胃肠道功能性疾病，凋亡，肿瘤，感染性疾病以及临床试验等研究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声望。作为美捷登、华誉出版社的创始人和主编，夏教授拥有极为丰富的编辑和发表科研论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在上期《医学研究与发表》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夏教授向读者们分享他的科研与创业经验和心得，大家感触良多，收获颇丰，这期我们继续分享。

Q 在我们心目中，您的职业生涯已经非常丰富和圆满。以您多年的医学实践和研究、新药研发和创业经验，您对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学术生涯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A 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和普通人。我的职业生涯可谓比较丰富，但远谈不上圆满。我行医工作不过 5 年，大学研究半途而废，药企职位也未能做到高层。鱼和熊掌焉可兼得！虽有遗憾，但这些经历确实充实了我的人生，尤其为后期从事我喜爱的科研论文编辑和学术期刊出版事业奠定基础。

如果真要我对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学术生涯发

展提出什么建议的话，我想根据我上大学后近 40 年的职业生涯发展简单提出以下几点。

首先、喜欢你的职业

诚然，理想的人生应该是选择你喜欢的（Choose what you love），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生很难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前行，有时你不得不面临选择或重新选择。

但一旦选定，你就要喜欢你已选定的（Love what you have chosen）。我认为，只要能够达到你的总体职业目标，在选择上灵活做些必要调整是可取的，是明智的，有道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事实上，正如《医学研究与发表》采访我的这个系列题目所示，我本人学医、报考胃肠疾病专业的研究生、去爱尔兰这个国家读博士都不是我的初衷，都是偶然促成的。

然而，在我过去近 40 年里，我选择的不同的专业和职业，包括临床工作、医学研究、新药研发和创业，虽然有些不是初衷，但都成为我的所爱，并在这些专业和职业取得一定成绩。可以说我在专业和职业的选择上是干一行爱一行（Choose what you love, and love what you choose）！

第二、与导师和上司搞好关系

导师是青年科研人员科研学术生涯初期的领路

DOI: 10.14218/MRP.2023.09241S

通讯作者：夏华向 Email: xiaharry@hotmail.com



图22 1988年春，武汉市蔡甸区夏家嘴村，张锦坤教授、师娘和兄弟姐妹们与我父母哥嫂的合影。

人。一个好导师将决定你研究生涯初期的成败，甚至影响你终身研究生涯发展方向和成就。

我漫长的医学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途中遇到过种种困难和难以预料的突发事情，但我庆幸从我的硕士导师张锦坤教授那获得了“一点之见，即可成文”这把尚方宝剑，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能收获科研成果。

在武汉协和医院的5年（1985-1990）里，张教授和我情同父子（图22）。记得我第一篇发表在《武汉医学杂志》的论文《幽门弯曲菌伴同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的病理改变》初稿完成后，张教授让我到他家去修改。我们从下午2点一直改到近6点。张教授逐字逐句耐心给我讲解，教我如何抓住论文主题和创新重点，如何前后呼应，如何扬长避短，如何点到为止。当我提出该研究内容比较单薄、结果不多，是否值得发表时，张教授说了一句极具指导意义的话：“很多研究都只有一个目的，解决一个问题，重在一个新字，所谓一点之见，即可成文！”这句话我牢牢

记在心头，并将之作为指引我今后研究与论文发表的灯塔。有了“一点之见，即可成文”这盏指路明灯，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了4篇原创论文和3篇综述，并因成功分离培养幽门螺杆菌、证实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炎、消化性溃疡病的关系和在国内首创快速尿素酶试验，获得了湖北省、武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和武汉市发明二等奖。这些成果都离不开张教授全方位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我到爱尔兰后与张教授用书信保持密切联系。他与我畅谈他对武汉协和医院的宏伟规划，并为回国工作精心布置。然而，待我如父的张教授不幸于1995年4月25日因突发疾病与世长辞。我也因种种原因没能如他老人家所愿回武汉协和医院效力。

2019年，同济医学院海外校友总会出版了《同济叙事》一书，书中收录了我的一篇悼念张锦坤教授的文章：“是张教授给了我打开科研之门的钥匙，是张教授培养了我科研的头脑，也是张教授给予了

一片真情在人间

——悼念我敬爱的导师张锦坤教授

夏华向

“我是早该退休的人了，然而，消化科这么大个摊子，目前还需要我老头子来顶着，我真希望你们在国外能早日学成回国，与科室其他同志一起分工合作。届时，我也好交一个像样的班……”

张锦坤



图1：作者1994年10月与张锦坤教授在美国洛杉矶世界胃肠病大会会场外合影。

1995年5月3日凌晨五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妻子放下刚满月的儿子，急忙抓起电话。当我得知电话来自武汉协和医院时，一种不详的预感便袭上心头，然而，我还是没有料到，电话里传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张锦坤教授已于4月25日去世！”这犹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使我顿时木然，我再也听不清那位好心的李珺小姐所说的一切，也不知道后来我说了些什么。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为之颤抖，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之悲泣，泪水不禁涌出眼眶。妻子缓缓走过来，轻轻握着我的手，我们相对而视，默默无言……

我所爱戴的恩师去了。但他那高大的身影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他那富有哲理性、充满幽默感的教诲时时回响在我的耳际。那些与他在一起的日子仿佛昨天，我们促膝畅谈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忘不了是张教授给了我打开科研之门的钥匙，是张教授培养了我科研的头脑，也是张教授给予了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可以说，没有张教授当年的指导，便没有我走向成功的今天。

时间的长河隔不断我与导师的师生情，空间的距离更使导师多了份对学生的关切，使学生多了份对导师的思念。

1990年9月23日，我离开祖国，离开亲人，求学于西欧这个岛国，导师出差未能送行。但几年来我曾多次收到张教授热情洋溢、情真意切的来信，并从中一次又一次感受到祖国亲人的爱和关怀。尽管如此，一种强烈的愿望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我，那就是有朝一日能与导师再见上一面。

1992年夏天，国际幽门螺杆菌会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召开。我说服会议组织者、我国外的导

图23 《同济叙事》——一片真情在人间。

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图23）

在爱尔兰攻读O'Morain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时，O'Morain教授对我也是关怀备至，O'Morain教授一家对我、我的一家非常友好。

我刚去爱尔兰时，他送给了我由他主编的一本幽门螺杆菌的新书，他的寄语是“More deadlines, more publications.”这句话正好与我硕士导师张锦坤教授的“一点之见、即可成文”遥相呼应，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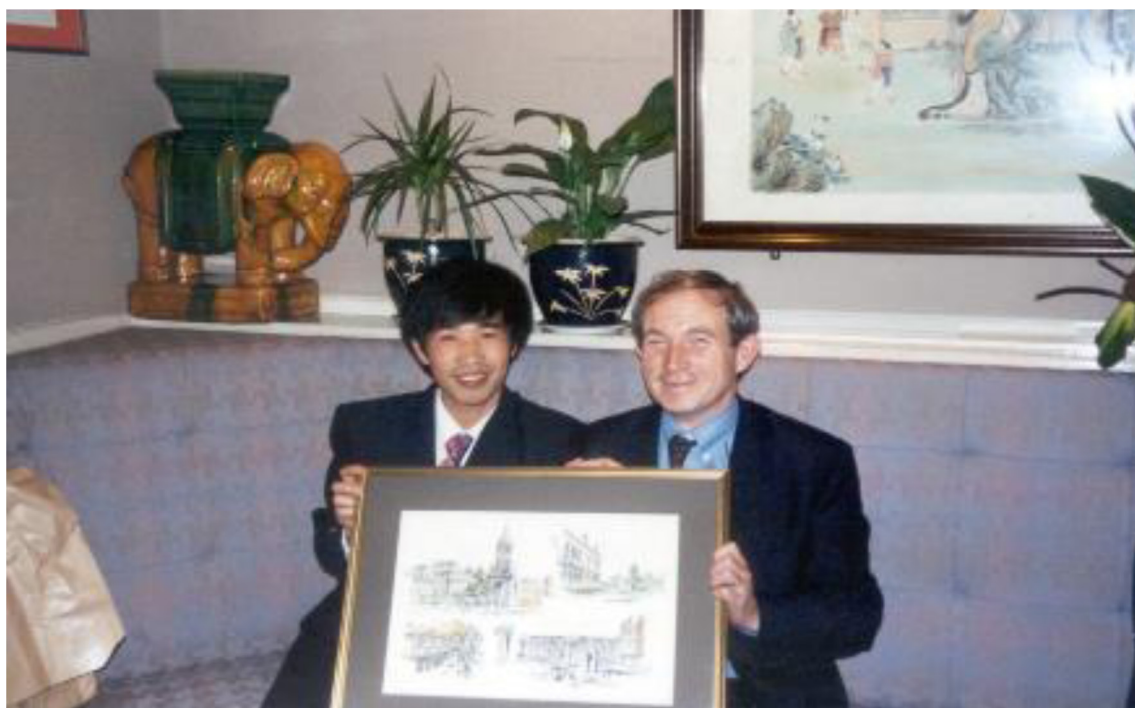


图 24 O'Morain教授赠我一幅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标志性建筑的画。

O'Morain 教授和许多西方国家教授一样，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我每年参加几次学术会议，有爱尔兰国内的，也有欧洲和美国的。原则上只要有新的研究结果就可以写成摘要提交给会议，哪怕是壁报 (Poster) 导师都会资助参会。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在 1994 年获得 Ph.D. 学位，并开启了我为期一年的博士后工作。在爱尔兰 5 年期间，我共发表 20 多篇原创和综述 SCI 论文（其中一作原创 12 篇）。当他知道我要离开爱尔兰去 Nicholas J. Talley 教授实验室时，他非常不舍。记得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先是很自豪地给一位熟识的知名专家介绍了我的成绩，然后又带着遗憾地口气说“*He is going to defect!*”。临别时，他特地送给我一幅带有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标志性建筑的画（图 24），非常有纪念意义。值得一提的是，1992 年（我到爱尔兰第二年），有一次我问他是否还招聘来自中国的年轻研究者时，他说“*No, no, no, too much trouble*”（主要是指我太太办签证遇到的麻烦）。然而，就在我离开爱尔兰第二年，他就招了中国著名消化领域教授萧树东教授的博士董全江。董博士也没有

辜负 O'Morain 教授的期望，在爱尔兰期间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发表了数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他现任青岛市市立医院中心实验室特聘专家。

我 1995 年离开爱尔兰后，与 O'Morain 教授一直保持密切联系。2014 年 7 月我们全家因为女儿在加州湾区工作而搬到 Cupertino（库比蒂诺，又译库贝蒂诺）。次年 6 月，O'Morain 教授和他夫人在旧金山参加他侄儿的婚礼，我们全家邀请他们和他侄儿夫妇一起午餐（图 25）。

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Nepean Hospital 时的老板 Nicholas J. Talley 教授对我的学术生涯也影响颇深。Talley 教授迄今已发表 2000 多篇论文（没有错，是 2000 多篇！），H 因子高达 170 多。他在论文写作方面给予我极大的指导和启发（图 26）。我 2000 年离开澳大利亚到香港大学后一直也与 Talley 教授保持联系。2006 年，我进入美国诺华制药工作。最初几年主要参与功能性消化疾病，如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便秘等的新药研发。那时 Talley 教授正好在美国 Mayo Clinic（妙佑医疗国际，又译梅奥诊所）工作。我便推荐他为诺华的医学顾问，



图25 2015年6月17日于旧金山和O'Morain教授。

并到诺华位于新泽西 East Hanover 的总部指导工作。2008 年我被选为美国胃肠病学学院院士 (Fellow of 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 (图 12), 推荐人就是 Talley 教授。2012 年, 在我推荐下, Talley 教授被邀请为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 60 周年院庆学术活动的演讲嘉宾。

在香港大学期间, 我老板是林兆鑫教授 (图 27)。我们平时见面不多, 但我对他引用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著名的美国的剧作家 Wilson Mizner (威尔逊·米茨纳, 1876-1933) 的名言: “Copy from one, it's plagiarism; copy from many, it's research.” 这句话体现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 照抄某一篇文章, 哪怕是自己的文章, 毫无疑问是抄袭; 另一方面, 分析、归纳、总结众多的文章的精华就是研究和创新。

回顾我一路走来的经历, 感谢我的几位导师和上司“铺路搭桥”, 在关键的时候为我说话、引荐, 提供表现机会。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与导师和上司搞好关系”, 否则给你带来的就不是“好处”

而是“坏处”了。总之, 与导师和上司保持良好的关系受益无穷!

第三、做好（成）一件事

先和大家分享 Thomas Henry Huxley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1825-1895) 的传世名言: “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我个人觉得,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固然很重要, 但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更重要。对于医生职业来讲, 做到前者可以成为全科医生, 但做到后者则可成为专家。

我从事幽门螺杆菌的研究 20 多年。我除了发表 190 多篇论文外, 还在国内发明快速尿素酶试验, 在国际提出了“胃窦化”的概念, 并在 35 岁时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范学工教授主编了一本《幽门螺杆菌感染——基础与临床》专著 (图 8)。

其实, 我从小就喜爱写作。从 1977 年初二开始每天写日记, 直到 1985 年研究生毕业。大学期间, 我常常在《武汉医学院校报》上发表豆腐块大小文章, 赚点零花钱。大三时被聘为《中国医学生》期刊的通讯员 (图 28)。1996 年应马连生主编 (百世登出版集团创始人) 的邀请成为《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委 (图 20), 后来成为他出版的英文期刊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的副主编。我曾任 *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2005-2006)、*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2005-2011)、*Journal of Interventional Gastroenterology* (2011-2013) 编委和 *Gene* (2014-2018) 学术编辑; 现任 *Current Medical Science* (2021-至今) 编委, *Medicine* (2013-至今) 学术编辑和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 (JCTH, 2011-至今) 主编。2005 年和 2011 年我分别创立了美捷登 (Medjaden) 和华誉出版社 (Xia & He Publishing)。JCTH 是华誉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医学期刊, 2013 年 9 月创刊, 2015 年被 PubMed 收录, 2018



图26 和Talley 教授共同完成的Editorial发表在Current Therapeutics.

年被 ESCI 收录，2020 年同时被 SCIE 和 Scopus 收录。JCTH 应该是我做成的又一件事。在庆祝 JCTH 被 SCIE 收录的编者按中，加上了我写的一首诗：同谋肝胆志，共表中华情。十年磨一剑，携手启新程。（图 29）。这里的“志”有志向和日志的双重意思，“中华情”既表示 JCTH 是属于中国的，也表示主编都是华人——任红主编是国内的教授，George Wu 主编是来自台湾的美国教授，我则是旅美澳籍华人，我们三位华人主编同心协力，共同办好这份属于中国

的肝病领域的学术期刊。

这里，我建议青年科研人员要“做好一件事或者做成一件事”。这里的“一件事”指的是你选择或正在进行的某项工作和事业。

第四、积累各种资源

除了自身学历、知识和资历积累外，职业生涯的成功离不开各种资源，尤其是学术或专业的人脉



图27 2004年10月13日，和林兆鑫教授在北京。

资源。

前面我提到，2017年，我和四川大学张媛媛副教授主编出版了《英文医学论文撰写与发表一本通》，这本书在2022年再版。我邀请到几位大咖为这本书作序。他们分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Barry Marshall（巴里·马歇尔）教授，上海长海医院李兆申院士，时任 *JAMA* 杂志副主编的 Edward Livingston 教授，*Am J Gastroenterol* 前主编 Nicholas Talley 教授（我在澳洲的老板）和 *New Engl J Med* 前编委照日格图教授。

这里我要特别讲讲 Marshall 教授和李兆申院士。

首先是 Marshall 教授。我能邀请到他为我的书写序，源于我与 Marshall 教授长达 20 多年的交往。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1993 年 9 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幽门螺杆菌国际会议上（图 30）。此后，我在澳大利亚期间与他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近年来，Marshall 教授经常到中国参加学术和企业活动。我们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

2017 年 4 月，他在访问武汉期间，我专程赶到武汉东湖宾馆给 Marshall 教授赠送我们编写的新书



图28 《中国医学生》通讯员聘请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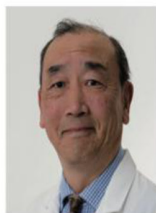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 Has Been Indexed in SCIE: A Milestone towards a Greater Academic Goal

Harry Hua-Xiang Xia¹, George Y. Wu² and Hong Ren³

¹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²Department of Medicine, Division of 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Health Center, Farmington, CT, USA; ³Institute for Viral Hepatitis,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Prof. Hong Ren



Prof. George Y. Wu



Dr. Harry Hua-Xiang Xia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a HH, Wu GY, Ren H.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 has been indexed in SCIE: A milestone towards a greater academic goal. *J Clin Transl Hepatol* 2020;8(4):357–358. doi: 10.14218/JCTH.2020.00138.

On November 10, 2020, the Editorial Office received a notification letter from Clarivate Analytics stating that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 (JCTH)* had been selected to be included in citation indexes in the Web of Science, and that articles published in *JCTH* after December 30, 2017 will be listed in som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widely used database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Current Contents/Clinical Medicin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and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Science.

While indexing in the major databases, including PubMed/PubMed Central in 2015, Emerging Science Citation Resources in 2018 and Scopus in early 2020, was testimony to the excellence of *JCTH*, there was no assurance that the

Journal would be accepted by the most exclusive of indices. We — Prof. Hong Ren, the General Editor-in-Chief; Prof. George Y. Wu, Comprehensive Editor-in-Chief; and Dr. Harry Hua-Xiang Xia, Co-Editor-in-Chief — have attempted to provide strategic vision, effective leadership, and stringent ethical standards for the Journal. But, all of this would have been of little consequence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of the associate editor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reviewers, authors, and staff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It is primarily because of their collective efforts that *JCTH* has achieved worldwide recognition in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f academic publishing. Therefore, we, on behalf of the *Journal*,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of those individuals who have worked so hard and done so well to date.

On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it is fitting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JCTH* and the journey that led to its current status. The initiation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Journal* began in the Spring of 2010, when Dr. Xia was told by Dr. Qingfeng Sun from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to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that Prof. Ren, the Editor-in-Chief of a prestigious Chinese journal named *Chinese Journal of Hepatology*, intended to launch an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 in hepatology for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ina. He approached Prof. Dazhi Zhang,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Chinese Journal of Hepatology*, and the two had a very productive conversation.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teleconferences and personal meetings in

Xiamen, Chongqing, and Guangzhou, a general consensus was achieved that the project was worthwhile and feasible.

Xia & He Publishing Limited was engaged to undertake the task. Xia & He Publishing Limited had been originally registered since July 29, 2011 in Hong Kong, and was later established as Xia & He Publishing Inc. on January 8, 2015 in the USA under the very capable management of Dr. Hua He. The contract for publishing *JCTH* was signed by Prof. Ren and Dr. Xia on November 29 and December 8, 2011, respectively. In the meantime, Dr. Xia cordially invited Prof. Wu to be the Comprehensive Editor-in-Chief, owing to his remarkable academic record an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Dr. Xia and Prof. Wu, along with his wife, Prof. Catherine Wu, first met on November 27, 2010. In that and subsequent meetings and relaxed conversations — of course, over lunch at Chinese restaurants — numerous common views and perspectives were shared on the proposed journal.

After more than 2 years of preparation, *JCTH*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13, with an initial issue that featured an editorial entitled “Found in Translation” by Prof. Wu.¹ Since then, *JCTH* has published quarterly, yielding 29 issues with 361 peer-reviewed articles as of November 10, 2020. Of these articles, 92.0% are original and review articles, and 54.6% have been financially supported from various research funding sources, with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listed as sponsors of the research in 24.9% of the articles. From the outset, *JCTH* sought to be diverse, international, and inclusive in both its articles and review panels; for the latter, the success of this approach is reflected by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ditorial Board, which now consists of 143 experts from 23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37.1% from China and 32.2% from the USA, followed by Egypt, India, Italy, etc.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JCTH* to date are from 32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35.5% of them from the USA and 23.0% from China, followed by India, Egypt, Italy, etc. The reviewers are from 4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24.8% of them from the USA and 19.2% from China, followed by Japan, India, Italy, etc.

According to the Web of Science, as of November 10, 2020, the most cited *JCTH* article has been referenced 205 times,² and one of the articles on COVID-19 published in the early 2020 has already been cited 56 times.³ The readership interest in and academic influence of *JCTH* have also been reflected by estimated unofficial impact factors for 2017, 2018 and 2019 of 3.615, 3.489 and 4.546, respectively, with a self-citation rate of only 1.4%. In June 2021, *JCTH* will receive its first official impact factor,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around 3.5.

While indexing in SCIE is a major achievement and a remarkable milestone for *JCTH*, it is obviously not the final goal. As stated in our inaugural issue, “the objective

Xia H.H. et al: JCTH has been indexed in SCIE: A milestone

of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 is to identify and publish articles that represent translation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contributions of direct practical value.¹ In all that *JCTH* does, this is and will remain the fundamental and paramount mission. That objective is also symbolized in our logo, in which translational research promotes the proper placement of pieces of a puzzle to form an ever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liver. However, in the pursuit of this objective, we are planning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JCTH* by inviting more high-profile experts to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further increasing the standards for manuscript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Within the next 10 years, we will strive for the *Journal* to become listed among the top 25% of journals in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according to the Web of Scienc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In closing, we wish to share reflections that encapsulate the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JCTH* as composed by Dr. Xia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in parentheses:

同谋肝胆志，
共表中华情。
十年磨一剑，
携手启新程。
(With a graceful ambition and careful preparation,
We determined to launch an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hepatology journal in China.
With such a major milestone met after 10
years of persistence and endeavor,
We start a new journey toward a greater goal together.)

Funding

None to declare.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hav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s related to this publication.

References

- Wu GY. Found in translation. *J Clin Transl Hepatol* 2013;1:1. doi: 10.14218/JCTH.2013.0000X.
- Yoon E, Babar A, Choudhary M, Kutzner M, Prysopoulos N. Acetaminophen-induced hepatotoxicity: a comprehensive update. *J Clin Transl Hepatol* 2018;6:131–142. doi: 10.14218/JCTH.2018.00092.
- Feng G, Zheng KJ, Yan QG, Rios RS, Targher G, Byrne CD, et al. COVID-19 and liver dysfunction: Current insights and emergent therapeutic strategies. *J Clin Transl Hepatol* 2020;8:18–24. doi: 10.14218/JCTH.2020.00018.

同谋肝胆志，
共表中华情。
十年磨一剑，
携手启新程。

图29 庆祝JCTH被SCIE收录的编者按。

《英文医学论文撰写与发表一本通》(图 31A)。他非常欣赏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章节。在他的序中他特别写道“Cutting corners in an unimportant, early-career paper can jeopardise a big career in later life; so scrupulous scientific hones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lifetime success.”翻译成中文就是“在职业生涯里，往往会因为早期一篇走捷径或投机取巧的论文而危及后期更大的发展；所以，良好的科学诚信是人生成功的要素。”(图 31B)

在他的推荐下，我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 2017 深圳国际 BT 领袖峰会(图 32)。在我的推荐下，他被华中科技大学在 2018 年聘请为荣誉教授(图 33)，

并访问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图 34)。

当然，如果没有我的博士导师 O’Morain 教授鼓励和资助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就不可能认识 Marshall 教授。因此，与 Marshall 教授的相识也是对第 2 个心得与导师和上司搞好关系的佐证。

与李兆申院士相知相识源于 2006 年。那时，成立不到一年的美捷登在丁香园论文写作论坛已经赫赫有名，是众多研究生和年轻科研人员的良师益友，被丁香园评为当年的“十大劳模”之一。时为李兆申教授的学生、现任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院长的廖专教授向我请教论文写作与发表方面的问题，并将我引荐给李兆申教授。2006 年 3 月，作为香港大学助理教授的我被他邀请到长海医



图30 1993年，我和O'Morain教授（右二）与Barry Marshall和他夫人的合影。

院做“如何撰写医学论文题目和摘要”的讲座。17年来，我与李教授建立了高度的互信和深厚的情谊。我为长海医院消化内科多篇论文发表在胃肠领域顶

尖期刊提供了支持与帮助，也多次应邀到长海医院做讲座和培训（图35）。同时，李教授也大力支持我和我事业的发展。他除了经常推荐我在国内各种学术



图31 2017年，武汉东湖宾馆，我给Marshall教授赠送新书时的合影（A）及书中的寄语（B）。



图32 2017年深圳国际BT领袖峰会合影。



图33 2018年，时任同济医学院副校长的陈建国教授给Barry Marshall教授颁发荣誉教授证书。



图34 2018年陪同Barry Marshall教授到访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左二协和医院院长胡豫教授，左三Barry Marshall教授）。



图35 2017年9月5日受邀到长海医院讲座后合影。



图36 2018年第二届国际医学研究与发表高峰论坛合影（左起：上海长海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杜奕奇教授，夏华向教授、*Oncology Advances* 主编张瑞稳教授，李兆申院士，武汉中南医院消化内科主任赵秋教授，同济医学院院长邬堂春院士，湖北省中医院脾胃科胡运莲教授）。

会议做医学研究与论文发表相关的讲座外，还连续三次作为演讲嘉宾出席由我们华誉出版社（Xia & He Publishing）主办、美捷登承办的“国际医学研究与发表高峰论坛（ISM RP）”（图 36），并为我主编的《英文医学论文撰写与发表一本通》写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由他主编的英文期刊 *Cancer Screening and Prevention* 的出版工作交给我们华誉出版社。目前国内创立英文学术文期刊热潮方兴未艾，很多单位“不惜一切代价”找国外大型出版机构合作。在这种大环境下，李教授从过去 10 多年里我是如何帮助他们发表论文和我们华誉出版社如何成功创办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 的过程中对我们积累了充分的信任，认定我们有能力办成这份期刊！

所以，建立学术资源和人脉关系对于年轻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和成功至关重要。

第五、不计眼前得失。要向前看，而不是向钱看。

我在 1990 年到 1994 年读博期间，年收入只有 5000 爱镑（不到 5 万人民币）奖学金，博士后按讲师级别工资接近 12000 爱镑。1995 年 9 月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Nepean 医院时，Talley 教授给我申请到礼来（Eli Lilly）制药公司提供的一年 2.5 万澳元（大约 12 万人民币）的博士后奖学金（Eli Lilly Postdoctoral Gastroenterology Fellowship）。我们一家 4 口就靠这

点钱生活，这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就是穷人。刚到任不久，我曾去一家位于悉尼机场附近为医院、医疗中心和私人诊所临床提供服务的病理实验室申请实验员的职位，并凭借在爱尔兰 St. James 医院临床微生物科实验工作实操和科研论文发表经历在 10 多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获得 Offer letter，基本年薪 3 万，加上一些福利。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 Talley 教授，他立即提出给我每周 100 澳元租房补贴。权衡再三，我决定留下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一次去新南威尔士大学微生物系从事幽门螺杆菌研究的 Hazel Mitchell 教授洽谈完科研合作后的回程路中，Talley 教授驾车，我坐在副驾驶位上。我提到我要购房的想法，他立即说：“My wife said, rent money is dead money.”我接着说，我问过银行，贷款需要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就这样，第二年我获得了三年合同，年薪 3.7-3.9 万澳元。第五年获得了永久工作，年薪涨到 4 万澳元以上。但我在该医院的科研职位到顶，尤其是工作太安逸，完全没有挑战性。我每天 9 点上班，4 点半就下班，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脑，回家后几乎不再工作，晚饭后带孩子，孩子睡觉后就看电视。虽然，在这期间主编了《幽门螺杆菌感染——基础与临床》专著，但感觉这里无所事事，发展空间有

限，不甘心就此虚度余生。2000 年初便向刚刚回归祖国两年多的香港两家大学投递求职申请，这年 6 月得到香港大学研究助理教授三年合同，年薪 37-40 万港币，工资翻了一倍多，并且还有许多福利，包括医保、相当可观的租房补贴（7000 港币/月）和子女教育津贴（好像是学费的 75%）等。2006 年，我入职美国诺华制药公司，基本年薪为 18 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年终奖（>10%）、股票/股权、股息，同时还享受医保等各种福利。而且，基本工资之外的收益有时接近于基本工资。

所以，在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积累资历，提升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考虑眼前的利益。

如果说，以上这 5 点心得是我近 40 年职业生涯经验的浓缩，那么，以下 28 个字（含 8 个动词）更是我医学科研与论文发表经验的总结，愿与各位青年科研人员共勉！

博学勤思看文献，
多做实验常提问，
尊重结果善总结，
一点之见即成文！